

◇心灵点击

推开那扇木门,我首先看见,午后稠密的光,滤成一种蜂蜜似的、胶着的金黄,慵懒地铺在厅堂中央方块地砖上。空气里有樟木、旧日的纸张、报刊与时光耐心发酵后混合的气味,这是一处曾运筹帷幄、吐纳硝烟的新四军抗战指挥部。

宅子的守护人引我上了二楼参观。在二楼厅堂的小会议桌上,我的视线滑过瓷瓶里半枯的芦花,滑过那叠边缘毛了的线装账册,被一件展示品稳

稳擒住——这是一盏马灯。

马灯静默地踞坐在那里,铁壳黝黑,灯芯完整,玻璃罩子亮净,好似烽火与时光的尘埃都不曾在它表面留下指纹。

守护人的声音,这时慢悠悠地响起,“这是当年留下的老马灯,”他说,手指虚虚一点,“指挥部的夜,就靠它。”

在老者絮絮的讲述里,我听到的不再是史书上的战役名称与伤亡数字,而是一些抗战硝烟中不可忽视的细节。

马灯

“那晚,灯焰跳了三跳,政委的眉头就锁死了。”“送信的小鬼,裤脚被夜露打湿到膝盖,他凑到马灯前,汇报最新的战况。”“机要员借着这点光赶译电文,头发梢几乎贴着灯罩,他译完最后一行,东方已见鱼肚白。”没有冲锋的号角,没有震天的炮火,所有的惊心动魄,所有的生死契阔,都被浓缩在那玻璃罩子小心护着的光焰之中。

我凝视这盏马灯。忽然觉得,这座保存完好的老

[如东]王海波

宅,本身何尝不是另一盏更大的、更复杂的“马灯”?那些年轻而炽热的生命,在老宅中奔走来去,他们紧张调度,来回分析,机智辩论,司令员一手举起马灯,一手抚触地图,不同的迂回穿插与反包围的线路,在他心中闪烁。在那为战局彻夜不眠的寒夜,抗战必胜的信念,才是其中真正的“灯焰”。

在老宅的深处,马灯无需被点亮,因为它从未熄灭,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闪耀。

◇闲情偶寄

辛夷花的欢叫

[安徽]章小兵

这个冬天不太冷。

大寒前的两天,我们一行七人寻幽刘冲。刘冲在九华山北麓,少微峰下,是一处狭长的缓坡平地。千年前,唐代进士费冠卿在此地隐居长达二十载,从宋至清共有十二块石刻,故这里又以“刘冲石刻”闻名。

这里满打满算不到一平方公里,零星的一些粉墙黛瓦的民居,却十有八空,村民都迁居到交通方便的乡镇或城里去了。走到一半,举目可见的,只有高阳河清澈的流水,伴着山林鸟儿的啁啾,算是一处难得的静美旷野。我们向山巅攀登,山坡上是一垄垄茶树,白色的茶花肆无忌惮地开了起来,把茶窠映得绿白分明。朝阳的山道边沿,四五株几丈高的辛夷树,枝头开满了白色的花,像村姑出门打的大花伞。我们见此,也惊呆了,恍若走进春天的桃花源。驻足在高大的辛夷树之下,我们开始评头论足。

有人说,这花开得酣畅!

有人说,这花开错了季节!

有人说,这花一开药性全失了!

有人说,这花是在欢叫!

说这花一开药性就全失去了的人,是同行的一位懂药理的人。他说,辛夷花的花蕾是散风寒、通鼻窍的圣药,若是开透了,药力就失去了。说这花不是开花,而是“花在欢叫”的人,家就住在九华山脚下,他说,乡人都这样说,他也这样认为。

也许吧,花也有自己的“格调与骨气”,在隆冬节气开放的花朵,真的是在顶着西北风欢叫。在蓝天下,它们开出了灿烂骄傲。

[湖北]黄晔

“我现在也做不动了,拿它当个桌子,也算是个念想吧。”我摩挲着它依旧光滑的台面——它镌刻着太多的温暖回忆,只是看着便让人安心、踏实。于是,全家人一致决定,要留着它,谁叫它是陪伴我们数十年的“家庭成员”呢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◇似水流年

周末,同事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:“近40年前凭票才能买到的名牌货,当时价值200多元。一直闲置舍不得扔,今送与有缘人发挥余热。”我点开图片一看,呀,是一台蝴蝶牌缝纫机。再看下面的评论,很有趣。有人说:“你还有这宝贝,很大牌呢。”还有人猜测是她的嫁妆。同事回复:“确实是嫁妆,当时工资才四十多块钱,两百元得存好久。质量非常好,朋友退休了想重拾爱好,送给他也是很好的去处了。”

这样的古董,我家也有一台。我家那台缝纫机是武汉生产的大桥牌,历史比同事的

蝴蝶牌更久远,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产品。

母亲曾经用这台缝纫机踩出了那些年里一家四口春夏秋冬的衣服,还有我们姐妹的格子布书包、素色袖套,以及碎布拼接的鞋垫。记得读高中时,母亲给我做过一件的确良衬衣,白底儿,深蓝色双线条小方块印花,配上独特的小方领,素雅又文静。那次班上组织照合影,站在我身边的同学悄声说:你这件衬衣真洋气,真好看。她的羡慕和夸赞,让照片上抿着嘴唇的我,眼角里都带着藏不住的笑意。

我的孩子出生前,母亲用

缝纫记忆

给我做外套剩下的灯芯绒布料拼成了小马甲、小开裆裤,那是我心中最早的亲子装。她买回各种花色的纯棉布,做出长长短短、厚厚薄薄的连体衣,还有小包被、小床单……有一天和孩子一起翻看老照片,他看到自己穿的白色泡泡纱连体短袖衣,领口、袖口和裤边都有着淡蓝色格子布的滚边,不由惊叹:没想到那时候的衣服这么精致啊!我告诉他,这衣服可不是买的,都是外婆亲手给你做的呢。

几年前搬家时,母亲舍不得这台“大桥”,于是它再一次跟随我们到了新家。母亲说:

